

潮起西岸，时空回响，绵延不绝。

儋州市、洋浦经济开发区沿海的渔民们，在上千年的探索和积累中，蕴藏着丰富多彩的捕捞文化。

那口口相传的“潮水歌”，是古代渔民根据长期的捕捞经验编成的歌诀，能预测海水涨潮落潮的时段。

那布满海岸的渔“冲”，是用石头围成的拦水坝，涨潮时海水漫过水坝，退潮后不少鱼虾则被拦在了水坝里。

有道是，“高手在民间”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渔民们都会以智慧创造不老的传奇。



能唱潮水歌的何文现。

海南日报记者 易宗平 摄

阵阵波涛激荡着大堤，海岸上的森林随着海风婆婆，颇有“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气魄。步入儋州市木棠镇神冲村，触目可及，一棵棵合围粗的大树，将村庄掩映于“鸟鸣山更幽”的意境中。

村如其名。神冲村，这个美丽而古老的渔村，也有几分神秘。

年逾八旬的村民何文现，年轻时是神冲村的能人，既有丰富的出海经历，又是村里祭典的主持人。与记者聊天时，他自豪地说：“咱们神冲村里，也有像海南东部、南部‘更路簿’那样的‘潮水簿’。我们以前驾着帆船出海捕鱼前，根据‘潮水簿’就可以推算海水涨潮落潮的时间。”

什么是“潮水簿”？何文现介绍，也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，北部湾沿海的渔民们经过无数次出海捕捞的实践，逐渐掌握了每个月大海涨潮落潮的规律。为了便于传承记忆，渔民们按照民间惯用的天干地支计时法，以十二生肖所代表各种动物的习性，编成朗朗上口的歌诀，因此“潮水簿”又称“潮水歌”或“潮期歌”。

尽管村里已找不出纸质的“潮水簿”，但何文现随口就能背诵出一组“潮水歌”：“正月寅，寅属虎，虎啸初七二十一；二月卯，卯属兔，兔行四更十九……”他解释道，农历正月初七、二十一，就是潮期；农历二月初四和十九，也是潮期。每逢潮期，一般会涨潮。出海避开潮期，就能确保安全航行。

说起出海捕鱼的往事，何文现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光，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采。当年，他与村里其他壮年男子一道，一边摇着橹，一边唱着“潮水歌”。橹声、涛声、歌声，汇成粗犷而豪迈的旋律，响彻海天之间。

“潮水歌”的用途可谓进退自如。

进，可以运用它推算潮期，出海捕捞避开潮期，在驾驭木帆船的年代，既确保安全航行，又可以捕得更多海产品。

退，可以预测涨潮时间，根本就不需要出海，而是提前在海滩上筑好一道道水坝，坐等涨潮时海水漫过水坝送来鱼虾，退潮后直接在水坝里捕捞。

海滩上筑的一道道水坝，在儋州、洋浦方言里称为“冲”。北部湾沿海，不少村庄名称带有一个“冲”字。比如，儋州“神冲”、洋浦“石冲”“干冲”等村，就是因为在海滩上有这样的“冲”而得名。

何文现说，在神冲村的海滩甚至近海，村民们依次构筑了多道“冲”。由于村民们都会背诵“潮水歌”，在潮期之前就作好了准备。涨潮时，他们可以在家休息，等着海潮把鱼群送入“冲”里；退潮后，男女老少一起出动，分工协作，在多道“冲”里捕捉大鱼，小鱼则可继续喂养。

据《儋县志》记载，洋浦干冲的居民以渔业为主，其次是海上运输和织网。早在明代，黄、沈、邱三姓氏的大陆移民在干冲海滨一带落户，以捕捞鱼虾为生。他们捕鱼的方法是：在潮间带用石头叠一个近百亩的半圆形围墙，简称为“冲”。涨潮时，鱼虾跟着海潮进入“冲”内；退潮时，“冲”里的海水干了，鱼虾就留在滩上。人们盼望退潮干“冲”，以更多地捕鱼捉虾。时间长了，此地就命名为“干冲”。

对海洋文化颇有研究的我省专家林鸿民、王辉山，曾在《洋浦石冲：渔猎文化奇观》一文中写道：“石冲捕鱼为一种人类历史上原始的陷阱渔猎，体现了先人们的生存智慧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与利用，也是海洋文化的表征。”



渔民在渔冲里收获大自然的馈赠。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



在渔冲里收获的渔民。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

林鸿民、王辉山介绍，“石冲”作为一项古老原始的捕鱼设施，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。汉代称之为“箔旋”，东晋称之为“沪”，唐朝称之为“沪”，明清则称之为“渔簖”。我国台湾现代称之为“石沪”，有文字记载台湾“石沪”历史超过300年，洋浦区域的“石冲”估计有500年以上历史。

基于“冲”的文化底蕴和现存遗迹，林鸿民、王辉山认为，“石冲不但是一种古老捕鱼技艺，也是一种原始的捕鱼设施，还是一种富有情趣的赶海活动”。因此，他们建议，可以策划实施“适宜于开展老少皆宜，

亲子同乐的休闲渔业活动项目”。

### 呼吁修复和开发“冲”

对“冲”的开发和保护，事不宜迟。北部湾沿海的这些“冲”，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，都有重要价值。儋州神冲村出海的地方，名叫神冲港。明清时期，神冲港是儋州北部的良港，甚至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、八九十年代，此港还呈现出舟楫往来的景象。只不过，如今随着陆路的开通，完成历史使命的神冲港才悄然落幕。在近海和海滩上，目前仍留存着“冲”的遗迹。这种传统捕鱼的“冲”，连同沙滩上的细沙、鹅卵石、火山岩，难掩原生态的魅力。

神冲村值得整体开发。该村既有多棵参天古木，又有古色古香的建筑。村里的楼房用火山岩建成，尤其有一座“三杰楼”，楼内已长满了水桶粗的大树，但“三杰楼”的匾额仍清晰可见，石上的镌刻遒劲有力。81岁的村民何举根说：“我小时候除了在海滩上参与围堰捕鱼，还经常与伙伴们在这个建筑里玩耍。”

“树高千尺不忘根，从渔村走出后，不管多远多久，童年时在沙滩上围堰捕鱼、追赶大海落潮的浪花，现在想来仍然记忆犹新。”在神冲村出生成长的儋州市新闻中心副主任何一感慨地说。

这份感慨、这份记忆，就是在悠悠古韵中永远也稀释不了的浓浓乡愁和乡情。

在保护中开发，在开发中保护。对“冲”的修复，极具独异性、知识性、文化性优势。林鸿民、王辉山等有识之士呼吁，对“冲”的修复应动员渔村社区力量，寻求社会公益组织及政府部门大力支持，多方协调，形成合力。一是要依靠渔村青壮年劳力，在退潮之时开展日常修复。二是发动洋浦、儋州、海南省环保志愿者队伍参与。三是争取当地政府支持。根据海岸带地貌与水文条件，采取适宜的石冲构造型式。统一规划，分期实施。固